

石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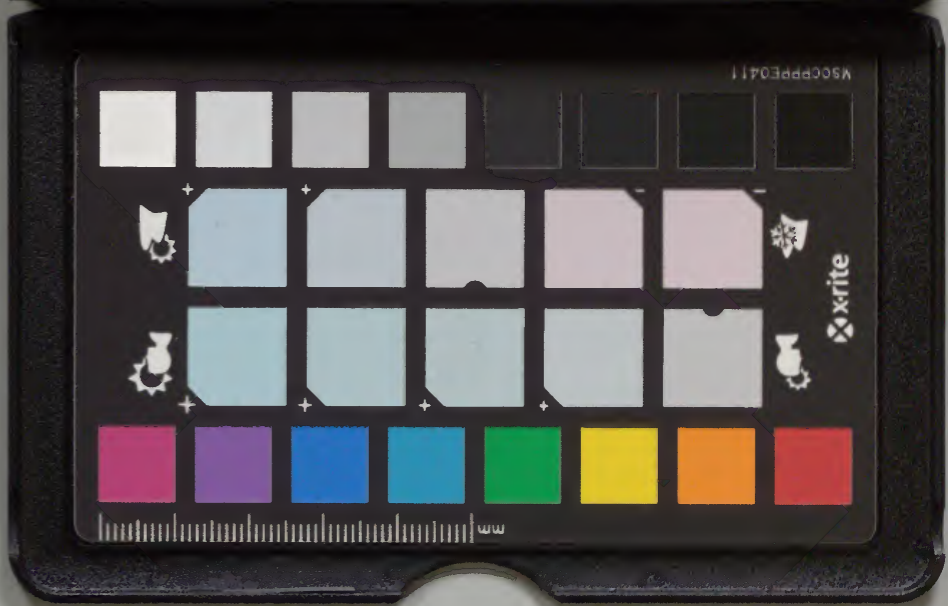
十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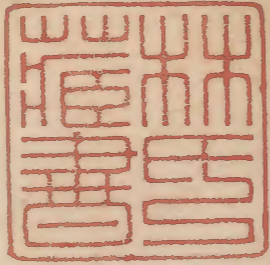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冊	一七架	一〇二七五號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一〇二七五號	漢書類	
三架	一〇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5
冊數	10 (6)
函號	316 11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二

書

擬上

皇帝乞行并田書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臣聞天下有不可不為之事臣子有不可不言之忠不可不為而為之所以盡君道而立民命不可不言之而言之所以成君德而承天心聽其言察其心觀其事理沛然而為之足以繼往開來超唐絕漢直與上古帝王同其德位名壽豈不美哉臣惟帝王經世之制莫要於并田臣幼讀經史竊見黃帝以來歷少昊

高陽高辛唐虞夏商周二千年中俗厚風淳上下同
壽五福流行六極不作其間亦有阪泉涿鹿鳴條牧
野之兵伐常征葛之師戡黎伐崇之旅大抵數百年
而一見其他則天下之民無非出作入息不識不知
之時四海之內率皆戴白不見兵甲之人雖有九年
之水七年之旱而天下無飢瘠之人也周衰七國以
來至于近代將二千年其間如漢文景明章唐太宗
玄宗宋太祖仁宗皆稱賢主所行愛民之政亦多而
四海之內不能免於飢寒凶年飢歲無得逃於饑辛
若夫干戈盜賊則有百年不息桑麻烟火一二百年

而不能復天災地異則無歲無之此無他故也帝王
經世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後世也今陛下以堯
舜之聖深子民之心講行善政戒飭官吏凡有詔條
無非恤民厚下之意而下之俗終不得同於二帝三
王之世上倡而下不應君有道而民俗不符此亦無
他故也心與古聖人同而政未出於漢唐之上也臣
聞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理人道
盡人事而成位乎三才之中也何謂大經一曰井田
二曰禮教三曰封建井田所以立民命禮教所以叙
人倫封建所以維持二者以底於大定無窮者也人

生天地最重者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典
是也人倫不正無以為治然而民食不足民生不厚
則五典之敦不可得而行故為民父母者其為民計
慮區畫未有先於食也舜命九官以后稷次宰相咨
十二州牧則先之曰食哉惟時食哉者民食最急惟
時者農時不可奪也禹以善政告舜五行之下加以
穀為六府正德利用結以厚生為三事其治水也常
與益稷同行使之播奏艱食鮮食於民以為助箕子
陳九疇於武王一天之五行二人之五事三則有國
有天下之八政而食居其首貨居其二武王得其語

故於歸馬放牛之後重民五教而以食為先喪祭為
次喪祭五札之最大而亦莫能先於食也周家享國
八百六十七年文王齊家之化也而推其本則皆后
稷公劉以來農桑之功周公作七月陳艱難於成王
凡八章八十八句盡備后稷先公愛民務本之勤勞
與夫農桑細民器具衣服寒暑時候之纖悉其作無
逸以戒成王至要之言則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也
臣嘗考周於三代為最長者皆農桑之功小雅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大雅生民公劉二篇周頌思
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魯頌閟宮一篇皆

七月之意也周南召南雖主齊家而葛覃一篇亦農
桑之意無他民為邦本食為民命食足而後人倫之
教可行先王徃聖其勞心於天下無一不在於此也
然此數者方以生為重食為急至其所以為之盡其
謀慮詳其區畫必使之食無不足生無不厚者則有
其道夫天下國家豈可無數百年之安民之生也豈
可無百年之樂其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者
非養民之道亦非守國保邦之深計遠謀也秦漢以
來之民大抵皆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終無
王者皞皞之風與終身不見兵革者治世不能無飲

食凶年饑歲極力拯救不過如大旱之小雨而况於
移民移粟待奏俟報不能揀其朝夕垂死之命孟子
以移粟之政為五十步笑百步為此故也民不土著
人無餘財身家妻子之念常如焦火未技游食東奔
西馳倚市門登龍斷疲勞道路充斥市里雖後元貞
觀開元之盛而安土之人常少天地間和氣常為之
搖動傷害三光常不全而兩暘寒暑常不平皆為此
也是故古之王者之於民也不徒以生與食為重其
所以足其食厚其生使之漸成皞皞之風有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之熙熙而無凶年飢歲之狼顧者非疆

理天下定為八家同井之制不能也何者井田行則天下無飢人不行則雖盡耕無曠土而民食常不足民志常不定自秦廢井田容蕪并富者華侈驕逸廢其四支以自居貧者救妻子之不暇井田行則終歲勤動得十之八九而三年之耕猶餘一年之食為水旱之備不行則無田而假於富者終歲勤動不得十之四五一歲之食百方補湊猶或不足惰者抱膝以待忍卑甘賤為豎為役效牛作馬以給其妻子一遇水旱螟蝗則死者相枕矣井田行則耕者入其十之一於君上不行則耕者入其十之五六於富人井田

行則耕者寶為己物又復八家合而為一以相率而無東西想望馳逐之妨其耕種耘耔糞灌培壅皆得盡其心力及其時節惰者不能不力而病弱鰥寡復相扶持不惟天下無無田之人而田之所獲且與後世耕者不同矣不行而假之於富則不以為己物自多苟且滅裂無八家之相率自多怠惰廢棄又有他心他事之妨則其苟且怠惰自不可得而禁止無同井之義則疾病菑患不相恤鰥寡孤獨不相周身家急則恩礼自輕飢寒逼則非心不禁孟子所謂救死不贍奚暇礼義賈誼所謂飢寒切於肌膚歆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其為不順不利蓋有不可勝言者猶
有一事不可不思河者田不井則兼并之害大也井
田行則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不行則兼并之家一
以踰制敗度而壞天下之風俗二以作姦犯科而亂
天子之刑賞貧者多而富者豪富為貧之歸依貧為
富之奴役故能以匹夫而竊天子諸侯之權至於闕
壞札制敗亂尊卑未有甚於此也若夫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獲天子自衣弋綈而富民
墻屋被文繡又其次也財力既盛窟穴自深叛逆姦
盜倚為淵藪用為根本此作姦犯科之甚也若夫罪

惡小大悉以賄免肆行敢犯無所畏忌又其次也二
帝三王之世二千年中雖桀紂之世亦無大亂者民
無甚富甚貧故也秦漢以來千五六百年中兵一動
則流血千里者徃徃逆理亂常犯上作亂之人成於
富豪兼并之習而出於富豪兼并之家也漢家制度
多亂於郭解劇孟之徒晉代風俗亦壞於石崇王愷
之家而秦末之亂亦楚大家齊強宗之所成漢初為
此徙天下豪傑於關中然井田不行事事無綱紀不
足以革其踰制敗度之習此其最不可不講不可不
思而先王之於民必行井田必正經界而後已者亦

慮及此而已臣愚以為此法無世不可行無時不可
舉張載所謂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誠有然者特非在下者之所得
為也惟 陛下得以舉而行之第溝封阡陌之制決
裂已久無復可按然其制度具載孟子禮記周禮又
有程頤張載朱熹等名師大儒之講論皆可按行誠
能鑒臣芻蕘一得之愚合朝野以議之定力以主之
擇才能以付之不疑於不行之久興復之難不挫於
淺近之言徇私之說無撓於富人巨室之難奪先之
一縣一州一道以見其可行期之三年五年七年以

盡其制不徐不疾不驚不動不勞不費以成之臣敢
以蝼蟻之命輒預保十年之後頌聲之必作也大槩
議論之初必有以久廢難復與富人巨室難奪為辭
張載朱熹皆嘗講此以為必可行也富人巨室亦有
處之之術使之甘心無怨所謂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非實有此理儘有其方何敢以為言也惟
陛下下行焉則天下之民自今以始少動多靜多逸少
勞常樂無憂水旱螟蝗咸無所慮盜賊姦宄無由而
生給足之人多豪奪之家少然後興學校教人倫按
家塾黨庠遂序之制舉五教六禮三物十二數之經

漸講寓兵於農之舊不廢農隙講武之常使四海之內
閭閻之間協氣陶陶禮俗漫漫天地間太和之氣
如康寧福壽之人血脉流通不傷不隔日月光華雨
暘時若百穀用成休祥日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此也夫天地之
中小大尊卑而已以大臨小以小承大以尊治卑以
卑事尊故天行七政先定北極紫微之君以總其綱
次列十二辰二十八舍及周天衆星之位以序其紀
然後七政行而萬化成地之於天事事稟承亦有五
嶽四瀆群山百川分布九州之內以殊其疆而別其

野人位三才之中君為人極之主禮樂之主故古之
帝王效天法地立為天子諸侯王畿地方千里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荒服之萬國所謂
天地之常經王者經邦體國之大規也蓋君以治之
天子一人立乎天地之中五等小大環繞以維乎其
外無非所以安民者也自天子而下土田城郭宗廟
宮室衣服器用各隨位分等級立為大小隆殺大中
至正毫髮不踰之定制以定天下之耳目父子祖孫
相繼以為安固之永圖然後制為朝覲會同巡守聘
問貢賜之禮以通上下彼此之情喪祭宗支嫡庶之

經以教孝弟之俗婚姻嫁娶以正男女之別司徒司空司寇賓師以舉治國治民之政照臨考察慶賞貶削以為善惡恭慢之賞罰其制度則法天效地其大意則安民求國者也井田以本之封建以維之不井田不足以定封建土疆不封建不足以維井田於永遠不井田則強兼弱大吞小經世之政不可得而行不封建則仕者無爵位子孫之謀宗廟典籍之安驟來倏去則善者無以究其心惡者有以容其苟四海之大九州之遠雖以堯舜之仁不能固其心封疆之守保障之事驟來倏去者亦不可得而盡也故封建

者制度禮法之維道德仁義之盡古者帝王治體之正經世之周者也周衰始漸廢壞至秦而盡廢漢有天下功臣宗室猶分國土而其君臣皆無經理天下之心井田不能行則封建自無制封建無制則制度禮法自不能行無事則諸侯王連城數十地方千里蕩無君臣上下之分一有疑隙則倡為叛亂以魚肉其民雖賈誼主父偃各以為言主父偃推恩削弱之策亦見從於武帝然終不足以治安久長者漢之諸侯王皆一時之苟且非經世之制也井田封建禮法制度之先也井田不能行而封建復無其制度雖一

日不可安也五音六律不盡用而其用者復不度無
數而雜亂以陳之而欲其樂之和天地神人之應不
可得也有天下之慮者亦當有以鑒乎此矣○或曰
三代之盛封建井田之所致也周室平桓以後諸侯
漸大王室號令漸不能行陵夷至於七國而王室之
微不敵一小諸侯井田封建之末得無弊乎曰此周
末之事也夏商二代無有也二者之壞總在於五帝
三王二千年之末非獨壞於周之末也行之可使二
千年無大亂是亦足為善道矣而况周亦用之以享
國八九百年乎二者之行其為善也決矣有天下者

論之

洵惟此先生經世之志愛民之仁特以自其事而已要之太古之世其風朴其民希其與面蓋故井田只行於江北平衍之地初禹貢揚州厥田下今則財賦盛於東南其地則林麓匪夷丘陵有間田如何作井只限田可也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承下問仰見用心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
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
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
体性情位分度数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
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

也極者至也止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
過道理之總名耳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天
地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濼溪畫出其所
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為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
之而得然無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
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
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
與性即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
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
理之全体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

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
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言
之蓋形氣與理為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
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
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為者道理是所以為者便自
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
理本自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
目見耳往年嘗以管見為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
皆理之所為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沉而理自浮
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為此亦不曾念到濼溪圖及

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槩成則形感之生散而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為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語言詳也文公本体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体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為一加詳周子本

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髣髴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

答上饒游翁山書

已亥秋附拜一書不意期年始徹左右寄書誠難然非貧當不至此仲秋初親友楊白圭在建陽平山迺至賜書千里三秋如奉拱璧湖山得師可為鉛士賀又可為王有後不墜先志賀陸學為戒之瀆但意令子姪論語言仁卷子氣象有似輒妄以為言今承垂教始知鯉庭之聞有自來矣象山兄弟之學非干涉利欲豈當以為戒然吾輩謹思明辨工夫正在此普

讀書不多於象山平生未能洞其表裏姑據來示一
二則其於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
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
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
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邪抑
謂陸亦元氣之會有龍德正中氣象邪明道不壽不
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為虛
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
至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為可笑由今觀
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

邪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故耳不以傳註
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
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
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
於六經之義乃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
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謂
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畧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
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
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槩陸
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

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
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不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
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
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
過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大學或問中
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
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
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
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
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於持敬
之約而厭規理之煩耶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
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凡此者陸學氣
象多相似若所謂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
春與所謂發憤求刊落奇功收一原之類固辭章之
末勢然亦豈非予欲無言之意邪去鍊形蒐生羽翼
蓋詩人不能奮飛之意耳此晦翁文章萬分之一不

可膠柱而調瑟也承教不覺視綏亦望深思而靜察
之追王妄論奪首肯劇以為感策謂行之惟艱則古
人議論皆然矣夏時殷輅不過理當如此耳豈敢必
當時之行哉渡江之議似非春秋之法然使幽王尚
在有可歸之道乎王遽擗其位且復歛兵殺將以絕
其歸路則以乾侯之例夫子當何如書更望以此思
之他日垂教連四大之說普此數年無暇及此大畧
記得不過於二曜行遲速上用功耳前宋已精而猶
畧今則志在盡之而不使有一毫之欺蓋當於夜半
子上加功若交中正當初四刻末則其日已為朔而

上月小若當正初刻頭則其日尚為晦而其月大此
所以有連四大不過毫釐之間遂有兩月晦朔之異
至他日減却一小又自平勻無過如歲差法當年皆
十六七箇月退一刻今年於一二月間連退二刻此
似若無頓放而為是不得已者然亦其用心之苦必
須若是乃為當皆非秦漢以來曆家所及也先正哀
辭向亦嘗草就一二句亦有同志者匆匆歸遂不克
訖相見有日不朽之德當不計遲速也九峯閏法委
嘗有一妄論稍長難寫他日附上湖山明年尚借寇
普雖或不在建而知友多和平山附書與下教不患

不達勿軒日來與稍隔遠亦當以尊旨附平山友以
達之趙此心普最親舊去年得其書未能答或相會
乞道其急中不及作書之意普年來為家貧往往有
所繫不然大安嶺僅咫尺所耳然區區求教之心無
一日不在君子之側也

雜著

十二管算法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五下六上黃鍾林鍾太簇
三管無餘分易筭南呂以往但自太簇管起每
管寸分皆一為三則得之

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六寸

九寸折而三為三寸者三去一為六寸

林鍾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八寸

六寸折而三為二寸者三益一為八寸

太簇八寸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

八寸六寸折而三為二寸者三二寸寸三二寸六

六三折之各二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三分寸

之二者三去一合四寸四四為一寸餘一合五寸

餘一故南呂之數得五寸餘三分寸之一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七寸九

分寸之一

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寸折而三為寸者三二寸寸
 九二寸十八餘一為三合二十一折二十一而三
 各七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九分寸之七者三益
 一合四寸餘二十八二十八為三寸餘一合七寸
 餘一故姑洗之數得七寸餘九分寸之一此三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四寸二
 十七分寸之二十
 七寸九分寸之一六寸折而三為二寸者三餘寸
 寸二十七餘一為三合三十折三十而三各十分

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二十七分寸之十者三去
 一合四寸餘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故應鍾之數得
 四寸餘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此三箇九此三乃二
 應鍾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三寸折而三為寸者三
 餘寸寸八十一餘二十為六十合百四十一折百
 四十一而三各四十七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八
 十一分寸之四十七者三益一合四寸餘百八十
 八百八十八為二寸餘二十六合四寸為六寸餘

二十六故糝賓之數得六寸餘八十一分寸之二
十六此三箇二十七

糝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三分益一上生大
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寸析而三為二寸
者三餘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寸二百四十三二
十六為七十八析七十八而三各二十六分置各
二寸下為二寸餘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二十六者
三益一合八寸餘百四故大呂之數得八寸餘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此三箇八十一此二十
六乃二百四十三之

十六非八十
之一二十六

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損一下
生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六寸析而三為
二寸者三二寸寸七百二十九二寸一千四百五
十八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合一千七百七十析
一千七百七十而三各五百九十分置各二寸下
為二寸餘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者三去
一為四寸餘一千一百八十一千一百八十為一
寸餘四百五十一合五寸餘七百二十九分寸之

四百五十一故夷則之數得五寸餘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此三箇一
百四十三

夷則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三分益
一上生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

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三寸折而
三為寸者三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寸四千
三百七十四餘四百五十一為一千三百五十三
合五千七百二十七折五千七百二十七而三各
一千九百九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一千九百九者三益一為四寸餘七
千六百三十六七千六百三十六為三寸餘一千
七十五合七寸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
七十五故夾鍾之數得七寸餘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三
分損一下生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六寸
折而三為二寸者三餘寸寸六寸五百六十一餘

一千七十五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合九千七百八十六折九千七百八十六而三各三千二百六十二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者三損一合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故無射之數得四寸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此三箇二千一百八十七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上生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三寸折而三為寸者三餘寸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合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折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而三各一萬三千八十五分置各寸下為一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三千八十五者三益一合四寸餘五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為二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合六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故中呂之數得六寸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

簡六千五百六十一

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滿十二管無所生

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六寸析而三為二寸者三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二析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二而三各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分置各二寸下為二寸餘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者三益一合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於五萬九千四十九為欠七千一百五十三不得成一寸合八寸為九先儒以為中呂復上生黃鍾過矣律呂之數毫忽不可欠餘不得成九寸其得生黃鍾乎此三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此是五萬九千四十九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非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

侯道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為侯中謂五十箇二寸也五十箇二寸為一丈侯中之方也中方一丈則用布五幅各一丈也幅二尺二寸二寸為縫故五幅一丈也躬

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為四丈上箇左右舌倍躬亦四丈下舌半上舌則三丈合為十六丈也此鄉侯也七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四尺用布七幅各一丈四尺合九丈八尺躬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八尺合五丈六尺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則四丈二尺合為二十五丈二尺也九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八尺用布九幅各一丈八尺合十六丈二尺倍躬中則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合七丈二尺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七丈二尺下舌半上舌則五丈四尺合為三十六丈也

鄉射有房

鄉射序無室而籩豆出自東房則是無室有房而賓席與立酒之尊北去牖下亦以房深也然序之物當棟則又不可有東房然則出自東房之房當在堂北牖東後有戶出於堂也

賓主脚卻右

賓主人俎皆右体則脚之卻亦右一半也

周朱無極太極

極者道之至也太者最先最大而無以加之之謂孔子以後周子以前儒者徃徃目之為有故周子立無

極二字以見其有為無迹之妙無極極字即太極之
極不過加一無字但言無則無以為文故須著一極
字蓋文理當然意謂太極者本無形之可見無聲之
可聞而實有一真体足以思惟体認蓋悟迷解惑教
人深思猛省之辭非謂太極之上復有一無極也太
極未嘗離陰陽五行然本為道體陰陽五行天地萬
物皆其所為自然便見有先後上下物有往來出入
而道常為之主無間斷時故周子之圖以置陰陽之
上而晦翁以為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
本体不離乎陰陽者而為言耳此三句尤為精密木

体者陰陽之本体也其指陰陽其本体者猶曰本來
如此云爾陰陽未生未形而其形狀体段本已如此
惟寓於無聲無形之中而不可以耳目求耳此即所
謂無極而太極也即就也就既生之後之所見而指
其本來如此者不離乎所見者為言也言猶名也辭
也為言者立太極之名與無極之辭也立名與辭不
過以明陰陽之理之前定同然爾尤足以見太極之
為無而陰陽之即道也此晦翁累日積月潛心凝神
喫緊著筆之辭卒者思而得之則其他自如破竹可
以迎刃而解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圈周子精意

所在晦翁獨未及言二氣五行五行萬物五行之下
止用萬物化生一圈足矣必著氣化一圈蓋周子用
意在兩道字所以明太極之為道物生有息而道無
息但得道在不患生生之無本也一以明太極之為
道二以著物生之常有本周子以來諸老皆未及此
學者試思之

西銘大意

西銘一篇文公所論大旨悉已得之而愚猶以為首
二句理一之中便寓分殊不待思想討尋而後見也
乾父坤母尊卑之分粲然矣乾父坤母而人物為子

民為同胞而物為黨與大君宗子家相長長高年所
尊而孤弱所慈聖合德賢其秀而疲癯殘疾惇獨鰥
寡皆在顛連無告之列此其大小上下親疎貴賤先
後緩急愛敬之施各有攸當一毫易位踰節則所謂
痿痺不仁者矣聖賢所當尊也癯疾所當恤也惇德
害仁濟惡則堯舜之所不容也知化則善述其事萬
象森然各一形休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百志惟熙各
一塗轍也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本一觀此二句
充足以見之矣篇中至精至要之語則此二句與篇
首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篇末不弛勞

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此六句最為切要精至讀者宜詳玩而深察也

朱蔡皇極

文公皇極辨與蔡氏說尚有可言文公所謂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絕德二字疑未安絕字去至極字固不多然終有超絕離絕使人不可幾及之意所謂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此語亦似味少不若盡仁孝之至極使天下之為仁孝者皆於是而取則而

不敢有過不及之為平也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文公說似平易於蔡然蔡說錫汝保極似又平易於文公以蔡所謂君民相與論之則自歛時至保極蔡說為全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文公之說發剔分明然以康字詳之則與臯陶謨惟幾惟康之康相類蓋其心之安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察其貌言而見其無偽之辭故蔡說似將有受欺之病而不失為中道第所謂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以一句分為二又緩却康字不若一康字為主總所言二者而屬之則無病也夫在

上者以其下之貌言皆不可信亦所謂偏也故箕子之意但欲以其貌言而察其心故不失於弘厚亦不至於受欺如夫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未嘗不先覺者此亦聖賢之中道也詳此二句文意上句至色字勢未絕入下句始盡箕子之意正似以一康字為二者之主細讀之可見前後兩錫之福文公說似稍迂蔡說為切蔡以無雲箴獨而畏高明自為一節結上起下又不若文公以不雲箴獨至邦其昌為一節為通微也羞字義不獨是進猶有薦陳之意蓋卑下者其行易晦而不章使之得以鋪陳自見而上下皆知

之則邦其昌矣文公蔡說進字下更着一二字可也鋪陳亦非必至前敷露但使之見於設施而不至於泯沒若所謂效忠效節效力足矣效者獻陳之謂效馬效羊效犬是也陳力之陳亦此義君子之道常患不得以自見得自見則盡其所懷以白於上下利祿得失則心不在焉者也雖字當如文公說蓋有姑予之待其悔悟而保全之之意然無好德則其心不善而根本奪矣故雖欲保全之而不可得如此等人無事則其過或不形苟有動則必不善而君用之受其咎矣在位者為不善天下未有不咎其君者也世俗

所謂上皆善政惟奉行者不善皆不明之論奉行之人君之所署也害及民物則皆君之責矣不可辭也皇極者君道故曰汝用咎也文公蔡於此句恐皆未當無偏無陂以下亦承上文好惡取舍而遂言皇極大公至正之道王猶王霸之王王之道謂古今帝王王天下之道王之義謂古今帝王天下之義蓋君天下之當然歷世聖人之所守所行而不敢容一毫之私者也遵者循而行也會者千條萬緒四方八面所趨所入皆向于極也歸其有極猶大學章句所謂得其所止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猶主善為師協于克

一也皆君道當然而武王不可以不然也文公止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徇私已以從乎上之化而蔡又專以為詩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自然會極歸極不知其所以然則皆以下化上為言不惟上下章文理不通而皇之所以為極亦未盡夫偏陂作好作惡最為在上者之大患故大學以脩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脩身章專以辟之一字為戒平天下章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乎身此章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

側正與大學同意乃皇之所以為極者借曰下如此則上之如此可知然未言其本而獨言其効亦非文理當然不若上能如此而下之準則薰化自在其中之為順也此言君之道也繼以皇極之敷言則以言語教令言之君事惟此二者而已君之言語教令一本乎天理亦惟心無偏陂反側而後能故次王道之後而民於其言是訓是行亦惟從其心耳然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豈惟其言之是行哉章末二句又以曰字起之可見箕子丁寧收結之意父母兼愛敬生成而言王即王道之王與皇極之皇以為天下王者

以此而為天下王也不然則虛其位矣文公蔡說似亦未盡箕子當時意味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序

儀禮圖序

大淵歆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乎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

千有餘年絲絲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跡之舉子不
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
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
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
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
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舉抹焚拯溺之功景星慶
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迎相見大夫祭幸
皆忘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鮮勉齋喪
禮信齋祭禮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為基
如不見足而為_之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

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
之存固亦有天意發之者有餘罪與之者誠莫大之
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_之三十九篇疑可得
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
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
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大學要畧序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與繫言心者
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與繫言心者也八
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

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
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于海也
中孚誠心也無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体中虛二体
中實皆無間無雜之誠心也故為好爵好爵之靡係
而不能釋也吾與爾靡彼此人已親踈遠近交係之
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
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為草木篁竹
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
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覃懷人也相後
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

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曾
閔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
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於
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黃
河越行華出居庸鴈門玉門以極於日月之所照霜
露之所隊是固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
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知身後之
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大要降衷
秉彝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
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已與人吾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重光大淵猷
重九日三山陳普序

孟子纂要序

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
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脉絡貫通條理分明曾
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
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
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知則曰
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
為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

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脩身則
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
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
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
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
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
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
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
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
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

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
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
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
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
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脩道中來故
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
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知不從外
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有以發
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

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
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
意云咸淳丙寅秋序

太極辯序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其分體則為理一物一太極是
也分則全者析矣何為復得全體之名太極物則也
一物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一當然之則而已一物一
萬古常如此萬物一萬古只許多其尤可觀者並行
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一原同出氣味性情同一
父母所謂一貫者雖以一本行萬殊然於萬殊得一

蟻足以盡群動得一葉足以盡萬枝得一揖者足以盡三百三千則者當然之度數也得一當然則百萬千萬萬萬不過各一當然而已物有去來此一當然常為之主以心觀之皎如日月其若五穀以耳目求之漠然其無有也故曰易有太極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周子加二字即此而陸子靜輩不察至今不已辛亥秋九遇天碧范侍郎於考亭辱示所得與浮梁吳昌溪往復言語多於鵝湖而易有物則四字足以據其樞而窮其涯寂寞之濱抱此久矣一旦有契其幸如之數日前曾以坎之心亨與中孚之吾

十先生像序

與爾靡論許仲平事今日又有此奇遇四海之內何門之不可叩何地之不可行哉

大德壬寅真定白亨甫佐縣寧德出其先君子寓齋先生詩沈鬱葱蒨貫穿該洽海內以詞鳴者百年来鮮儷也夏五被府檄古田得六君子及龜山了翁文公南軒像於縣學欲以寄其鄉之學者曰北方讀文公書及六君子贊久矣以快其目可乎子為我言其人嗟夫此天地之不能忘者不在魁梧颯爽之列也正襟危坐為君言之物之不能不生者理也理不息

則旋然而秀於希闊之年炯然而見於寂寥之處者
天地之不能忘也若水之龜鼉蛟龍山之熊羆虎豹
草木之蒹葭松栢豫章百穀之黍稷稻粱與夫
治世之麒麟鳳凰上而至於人類之堯舜孔顏曾孟
苟在理之所當有則不以貴賤大小皆有居然而生
者况形化無窮乎孟子後千餘年斯道之統若去而
不來寐而遂無叱矣一旦在於九疑同時二鳳雛相
去數千里片言曰惟裁長幼之不同是非所謂天地
之心乎司馬公兒年足徵邵堯夫舉世莫知其道而
與二程如蘭且復同巷中州變故生類幾盡一線綿

綿南來將樂豫章延平以至考亭繇是堯舜孔孟之
道自治平熙豐裁百有餘年遂明於天下是理也在
吾徒為慶幸在造化亦猶寒暑晝夜有長短遲速而
無生滅有無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當時固
言之矣寓齋生長今隩隩古林胡樓煩之地宋所築
火山軍以扞西寇者彼民之於詩書何啻越人之於
章甫寓齋兄弟崛起其地雙為此州名進士此亦天
地間之不能泯者古今只有此人物人物同此理堯
舜孔孟之所至吾亦能至之吾不能四海之人必有
能至之今世之人不能至後世之人亦能至之無他

形之同則心不容獨異不過開塞有久近爾斯十人者備矣見之者不必若齊王之覲孟子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九尺之長六尺之短東夷之人西夷之人皆不必論也像必南劍不者了翁未必在列然了翁節西塘亦奮乎吾閩者但責沈片文與善豫章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數語在十人中亦若司焉公在六人之中也豫章延平不與豈兩家子弟失其傳乎身甫官未去閩當并訪之

謝疊山文集序

天地間正氣千古萬古不滅而間以英氣發之治世

三綱正九疇叙民生於禮義如魚在水草木在雨露中及其衰下則理為欲充義為利塞五教四維散亡蕪滅莫知其細使有耳目者無所加有手足者無所指當是時乾父坤母惻然於斯類之將盡也則以英氣發之其大勢之趨有不可揀而其固執死守之節挺然於狂瀾烈焰之中足以繩既往而開方來若三仁之於殷襄弘之於周朱雲劉輔李膺范滂孔融輩之於漢二顏張許之於唐是謂天地生生不息之易與治世為日用而利澤周四海者其功未始不同也不然亦無以至今矣百年来南俗大壞於時文之織

鄙紀綱樞紐之地以嬰孩居之其於立人立國之當
然無或以為念者亦有一二醉夢稍醒知有是非而
薄以為言亦不能充而盡之疊山謝公幼少有天下
慮入仕途不為富貴謀動與有位者忤雖困之下僚
加之非罪放逐播遷終不悔平居暇日深思遠慮撫
江河入風雲隨飛翼而形之紙筆者槩其憂人憂國
之心詞場大筆傷時抵諱同列掩耳而獨以身任之
其他一句一章一詠一揮六率在此三十年一剛不
撓一日繼之以死以誠之實員之是固其良心至性獨
無蔽奪亦天地實使之立於中流以不隊萬古之天

常使有耳目手足者終有所加所措也斯人賴之乾
父坤母亦得以慰安焉培集刊行豈惟嗣子定之門
生劉棠之當然哉其有裨於世教不小矣民之興起
在心而先得之耳目是集也易之山下有風之卦所
謂振民者也

送胡生序

夫才如陽氣德如含弘厚地天地間萬物皆一陽氣
之所為也動者植者剛者柔者青者赤者白者黑者
辛者鹹者若者甘者羽而飛者毛而走者介而行者
鱗而遊者或小或大或高或下足以為宮室充器用

足以供衣服食飲備禮樂軍旅其餘支本末肌膚筋
骨齒革蹄角一一精妙善利毫髮絲忽靡有不到皆
一陽氣之所為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長之以
春夏成之以秋冬作之以晝而息之以夜使之各得
其性分者一皆陽氣之所為也是有天地之妙用是
為造化之利器靜無而動有靜在耿縣而動彌六合
夫豈無故而偶然哉靜以為之宅厚以致其養使其
本深而用利者地之功也其動靜出入皆不離於地
故其休安而性成氣充而力足時而出之行天衢歷
百物而無不至無不成如龍蛇虎豹之可畏而復如

麒麟鳳凰之可愛可親者有得於地之宅之養之之
故也德之才亦然天下爭無才不成而所以成在德
才者應接割裁而德者致其中和者也才動而德靜
才無方而德專一以德用才則動而常不離於靜酬
酢無方而一理常行乎其中其動必有成為必有功
其勇桓桓而常不失其知與仁者以德為之地也南
豐胡先生梅臞之子予丁未歲同館於建寧丘叔文
氏風骨殊精爽詩文如湧泉書札如龍鳳氣宇如山
岳古所謂髦士也年未三十有如得志於天下事當
必得先乎蒲節歸侍謂予不可無回路之贈也予惟

士之血氣方剛貴乎養也才為天下用非止於文辭也濂溪先生曰用而和曰德司馬公曰正直中和之謂德皆主靜致柔之事也主靜非一於靜也所以善其動也致柔非一於柔也所以善其剛也才如陽氣德如厚地舍經學無以成德而妙用也麗澤之義諒無以先此矣

送耕雲謝道判序

道術方技隨世逐人之所業亦各有其至業其業者必至其至而後可以知其名如夔之樂百獸率舞垂之弓三代寶之皆至其至者也故儒者之學必至於

堯舜道家釋子之學亦必至於老子瞿曇下此如神仙久視長生之訣役使鬼物之方雖出範圍軼中庸然其學之久攻之深而不能造陳圖南左元放之地是皆未得為至其至也老氏之道清靜無為而已後學因其可以全真末年而合之長生不死之學又緣脩煉有窺其鼎撼其戶者而合之驅奸使物之方今道德經七八十篇烏有是事然誠使其服食之功至於白日羽翰飛走之妙至於取薑噉雨則雖以予之嚶嚶亦且為之執御而何暇以聖人之所不語責之以非老氏疑之大畧今士之深於時者出方外以用

其聰明才雋是亦不虛天地之所予方內之士雖死
守孔顏亦當惜其才原其情識其作用有以異於漢
時海上燕齊之士則亦豈可以蓬蒿羽翼視之耕雲
謝道判深於時者老其衣冠名目而儒其行幾於承
天時行者矣內存祖考而外似東方朔凡今之道家
之所為悉為之不忤此其才誠難得而惜其情有可
推也亦至其至而已昔唐太史公傳奕陰陽方技無
所不曉而輒不肯用時可不用也今其時矣斨羊角
之事學之博也不足為異惟能使呪僧之術還著於
已之為妙耳耕雲之所操以此為的可也昨之汀余

嘗序送之亦察其能進於是也今其暫歸信有如
蒙之見陸遜者復以是勉之

贈鄭潛明序

天下之所尚耳目所習心所注倉卒未能以復古者
食之椅卓七箸葬埋之風水形勢求得如季武子成
寢而容杜氏之葬於西階之下者雖賢人君子亦難
遽以是望之也十干十二辰列於天流布于地人居
其間隨大小所值所居擇吉凶取舍向背之既未得
如穴處巢居不封不樹之世雖好古之深亦不得不
從俗也土有黃赤青白而黃為中瘠鹵埴腴而腴為

美山之與水有開散圍繞向如張弓而背如弛抱如相愛戀棄如各離畔抱氣聚而燠棄氣散而涼若龍奔虎蹲鹿走龜伏以勢成氣韓昌黎南山詩所列是亦人情之所就避畏愛安親慰幼之心吾得而禁止者獨且柰何哉此為郭景純之學者所以徃徃遇合也古田鄭潛明壯年治此學行四方不擇貧富貴賤為盡心信而用之者不可枚舉矣一日過我因書平生上下古今風氣習尚之可從者以贈之仍有一說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者際會之謂予素所佩服屢以告世人者祖宗有積德則其子孫事事皆際會於

吉葬地之吉凶善惡有矣抑世俗見者所云吉人吉穴者蓋至言也苟祖考之積與自己之所操習未善則其逢遭際會雖郭景純亦將無如之何矣潛明之術善矣四方所遇尤當以此告之

送鄭生序

文獻凋少壯移耳目或千里無弦誦聲余竊懼焉乙未秋九浦城鄭君舜舉相遇於衢年二十二惠教大篇詞采燁然良慰寂寞抑有私請士不讀書則已讀則必讀經世之書不為文則已為則必為經世之文詞非壯士所尚建安江左唐宋聲皆君子所不道也

自李斯司馬相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兄弟謝靈運沈約徐陵庾信以來其見於世者皆可考矣李白豪今古而負潯陽之累東坡宋三百年第一至輕侮規矩禮法之士視伊川如仇敵他蓋可知繁花亂草克塞仁義光若今世盡力唐宋棄經史於溝壑不復過而問焉者哉周子曰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人有三不幸高才能詞章其一也鄭君建人也其為子朱子之學乎臨分片言亦回路之贈也

送張唐翁序

余年二十時客遊姑蘇始見當塗張本行成所註經

世書閱之三日而得其槩以謂康節可謂姦矣同時明哲目為風塵偏霸手夫豈不然一元之中自堯至五代至今感促眇少若一粟在滄海中堯以前今以後皆寥乎邈乎雖釋子百劫千輪迴不能周噫誠乎妄乎第十一十二卷中多言興亡治亂皆人事所致何必以開始寅閉終戌堯舜終已末禹起午初在經運之癸一百九十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七十八然則興廢理亂皆天乎口道人事筆含天機不謂之姦得乎南劔張君唐翁知余曾讀程邵書自武夷歷熊去非剴體仁讀書所來一見便及經世又會王元善在

坐相與翻第一第二卷既共嘆三皇五帝三王不能
滿一會唐宋各不能盡一運五代皆不能了一世吾
與蚩蚩輩上壽僅滿三世自今大德二年盡閉物猶
有四會一百二十五運一千五百三世四萬五千八
十六年又共駭堯夫何以知自堯至今必在巳午間
然則脩不必吉而悖不必凶乎余曰命有之矣堯夫
天下皆信之矣以堯至今處巳午間如仲尼從佛胎
自有道理而吾不能知爾吾之所知則有之人者心
也心有知識有知識則有是非善惡是而善也雖盜
跖亦以為然非而惡也雖盜跖亦羞之惡之今欲付

理亂興廢吉凶禍福於天則岩墻之下不必避乎踰
東家墻亦為之乎何事非命而吾之四端如瓠不肯
沉如日月之必出而不肯終於沒且柰何哉盡吾心
而已矣皆曰是張君用經世之餘於人之富貴生死
貧賤壽夭物之得失去來亦曰是遂書之

鰲峯來仁課會題目序

學禮所以為仁也武夷熊去非舊有輔仁課會近復
創鰲峯以為之所丁酉來茲見其所謂會者不止於
文詞而已也晦翁黃楊三禮之書士無習者而去非
獨能以此為先務而游息其間所以為仁孰要於此

六經四書可講明者何限而仁者萬殊之總會禮者
萬理之節文事窮其節文則其統會處可以漸而
融貫故禮明則無不明矣禮得則無不得矣道喪之
後安石之餘宇宙內事此尤為急余謂去非今後題
目仍宜撮三禮中切要及凡聖賢言禮處使四方朋
友因而講明肄業其於世教關係豈輕易輔為求者
鰲峯鼎新抑又伐木首章之意也

禮編序

闕學者便於其說視其君父兄弟如弁髦萬里禹迹
幾無人類蓋自夷厲五伯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

之時耶為扁鵲徃徃計而止之至於人倫盡廢喪紀
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際東西兩漢知
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
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
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
見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
之惡其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國
無人百年荒草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
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為草菅連數千
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

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和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士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縉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彙別畝濬川疏志歆開來世之太平决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沒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編天叙天秩經曲畧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隕古今鹿洞復就蕪沒可為天地人物

嘆夫秉彝之天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三綱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斲石湘山藪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奔西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學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歆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闕以俟方來而未就也 闕於

仁者之所當辭讓哉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
黃楊之藩為之柰何感慨之餘輒為一鼓用去非成
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
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面循去
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
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
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啻
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
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

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痺定為天地
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
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
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并田兵刑等事各加
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賓興豈不
愈於掇浮辭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於其損
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
避致思以起之不勸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
不慮生世間矣

記

考亭記

考亭居縣之西南五里所常齋之志也文公年六十有三築焉宋紹熙壬子也甲寅作竹林精舍釋菜夫子顏曾思孟祀周程張邵司馬溫公延平先生慶元庚申先生歿諸生就祠焉寶慶丙戌邑宰劉公克莊別為祠於精舍之後淳祐甲辰理宗用表章先生學筆賜考亭書院辛亥漕使史君季溫作夫子燕居今至元戊子府判官毋君逢辰葺其敝千載道統莫不知所敬矣然其柱石棟榱率不能加於精舍之儉未久輒不任漂搖大德己亥澶郭器之瑛尹建陽以尊

道尚德為為政之本溢事首謁祠下嘆曰茲非所以肅德祀昭報隆也亟奉已俸帥下命邑後學劉熙純父治其事經始其秋畢工辛丑之冬去小以大代脆以良新舊起列益寡完缺棟楹暢脩礎節端壽檐宇肅深門廡敞弘墻壁齋廬堅華幽潔祠舊配勉齋先生告成之日用武夷書院例升配西山蔡文節公從以文簡劉公文忠真公登降成章出入中度瞻對不忤英靈赫然十二月純父以書至山中曰郭侯之心之盛願記之以勸來者余復純父詞之陋不足齒若千載事何純父曰晦翁亦人也何辭為余乃齋沐再

拜稽首而言曰易大傳首章之結語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地人本同一理而人不能無氣質物欲之累故其動靜語默於本同之理有得與不得而其不得者常愧其形虛其位不能與天地並列而况於理性一失血氣並與妄作邪辭驅騁構架上蔽日月之光下汨百川之流中壅四時之行不有聰明睿知端木於上哲人幽士維持於下則人物雖賴天地以不熄而無得正其性命者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之代人極建於九重人理得於閭閻當是時三極之道不閉位與名合不忝有生稟靈鰥寡孤獨

無不得其職積善之子孫有守癸辛之壞亂不長庶乎其成位者周衰聖王不作文武周公之澤寢微夫子天高地厚仁不能及草木而禮樂數語之治乃盛於三王萬世天心民極在焉者也七十子喪大義乖衆妄起孟氏橫中流為之障及孟子沒道遂無所寄千有餘年豈無才氣言詞雄長當一代而於堯舜孔孟之道所以維持斯人者曾未覩其藩牆至如董生河間獻王諸葛孔明河汾王氏昌黎韓子絕肖儒者言動亦見經世大畧而於天命之一原各未有所得於正人心立三極之統卒未能有所與也五行汨陳

而六府三事不治不以此歟造物閔然篤生周子舜
其源繼出兩程導其流至朱文公山立河行霆決雲
涌振衣一隅玩心百王以蓋代之豪雄得無內之精
蘊明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察於當然必然之故融於
道器合一之妙而研於格物窮理之孝哲於公私義
利之辨而熟於人欲淨盡之境灼於近理亂真之偽
而雄於距詖息邪之力潛於不舍晝夜之運而密於
致中致和之功昭於天地生物之心而厚於雨露日
夜之養其義感鬼神其用周庶物其中正開闢如周
召作洛邑酌陰陽風雨審黎洛纏澗端祖社朝市其

疏達究悉如血脉周身占百會徹爪髮其小心不懈
翼^上孝子温^上恭人而其平常質實與田夫野人寶
土物美水飲者無異用能探孔孟之淵廓周程之途
出精彩於泥淤發光氣於百鍊補聖賢之未暇作民
極於方來一辭不可損益一義不可空閑豈但非荀
卿揚雄所能到哉今觀中庸十二章之微旨十六章
之精義與首章致中和位天地之至學非賴朱子研
精雖終天極地殆未有能發之者矣夫是之謂得天
下之理歟誦其書足以舞百獸行其道足以來四夷
脩夜漫漫百燭亂螢不可勝道海色動於瀛溪清風

發於河南朝光熙於考亭有虞成周之文治茲其兆乎蓋得其本根則枝葉自茂得其會通則典禮乃行此朱子之孝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孝為萬世開太平而功方孔孟亦不在禹下也今將議禮考文當以周程張朱序之顏魯思孟不宜復與馬融王弼輩並居七十子之後也郭侯之為建陽也謂正己以格物闕上請未至既有以慰民心既至終始如之其拳拳以闕事親孝教子義五十孝益不怠貌益謙蓋竹林弟子一人矣是役也名脩舊悉改作惟精舍先生手誅茹歆以示後世不敢加其左

右四間因為四齋前二左曰明德右曰致中大孝中庸之綱領也為大學後二左曰象賢右曰養正為小學木大小千三百有奇瓦甍各三萬木土石工千有五百輿人役亦如之財朱椿劉純父黃樞各為其族及群士友先駿奔于役者邑人虞君偶令史劉遂也大德壬寅正月寧德陳普謹記

進德齋記

建寧吳公溥乙巳歲作新居成室其西南以為讀書教子之所名曰進德其族之長廷俊先生於余為新相知也道余姓名而謂之曰夫夫也善於鋪陳者也

吾使為子言之對曰德未易進也而竊有志焉誠其
言有以切磋我也又何敢不佩余曰士尚志也志於
進德則可與共學可與並為仁矣余方有所蓄也歆
與朋友道之久矣乃今日見此邂逅足以用吾千金
之帚矣夫孝必有所守也而行必有所遵德可進也
而其進也必有所以孰為所以乾文言之忠信是也
天地以人為心人以心為心心也者伏於耿綿之中
感而遂通直際天地而忠信者所以存其心也心常
存則於進德也如作九層之臺可以必其成適千里
之國可以必其至基址定而塗轍正也忠信二字聖

所以為主漢以來儒者皆不之知至宋程朱子始明
程子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朱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二者的的然心學莫大於此也
然此四言通來天下亦未有深見實得而推明之吾
請為子言之理散於萬事萬物而管於心散於事物
者天之所賦管於心者亦天之所予也凡人倫日用
之當然而不可以不然者如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
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九族之恩鄉黨之禮祭
祀之誠賓主之敬以至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之微洗
掃應對飲食居處之末凡有義理制度時位而不可

以損益移易者莫不受於天而管於吾心昭昭乎其明也惕惕乎其動也見之於應接而不期也形之於夢想而不思也苟有血氣識知無不寤其有是無不見其當如是者蓋若日若月如著如龜無所逃於闕夷狄惟盡而實之之為闕為子之理當孝則循其理而盡其孝父之理當慈則循其理而盡其慈知為兄弟之理當友恭則循其理而盡其友恭知君臣之不可以不義也則循而盡其義知夫婦之不可以無別也則循而盡其別至於宗族鄉黨師友賓主視聽言動洗掃飲食知其義理法度之當然則必如其義理

法度而盡之知即所謂發已也如即所謂循物也自盡者自盡其本心之不能自昧非有一毫之為人也知之則無假於外如之則不勞乎我無遠者依循不去執持不舍惟恐少失其當然也自盡則必如其心而無閒居獨處之欺是為忠無遠則事事皆實而無虛偽欺罔之行是為信忠者心也知之而不行非心也信者實也知其理而不如之如其理而不盡如之非實也感諸心言諸口無時而不在三綱五常之中而徒感諸中而不繼徒言諸口而不踐其或繼而不能終踐而不能久則我之身與我之應接事物皆未

得如吾之本心而得於理性之真定也求其德之進也豈不難哉今之士孰不知父子兄弟夫婦九族之倫當厚也在官任職孰不知職之不可不恭民之不可不愛貪之不可不懲而廉之不可不守也有觸則但於心相見則吐諸辭至其欲心萌動則左其所知而右其所欲欲既熾矣而其天命之良知徃徃不能自入而常耿耿乎其中是何益哉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謂忠信者亦惟通其感於中而不使之徒感踐其出諸口而不使之徒言耳蓋感於中而出諸口者天命之無一日息也所謂秉彝者也忠信之學惟

循吾之秉而不息者而充其分量之所至焉則不推不挽而其德自進矣養其所存愛其所得據其所安擴其所明出其含蓄鬱積而使之流行護其萌芽華英而使之誠實自然動不離道言無非法其於進德也孰禦書之德脩罔覺孟子之集義所生詩所謂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先儒所謂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此也大學末章收結

孝友堂記

闕父母兄弟之親無間之親也形分而氣未分禮異而愛不異趙岐臺卿孟子註中所謂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雖緣父子立言以兄弟言
蓋有甚焉者也莊生所謂不可解於心亦緣父子立
言兄弟之義亦無不然者也聲形語笑長幼不殊舉
動容止先後若一好嗜趨向孩而肖似禮義文章長
如一人貴富貧賤共命一天痛痒患難徹心入骨明
命赫然不可逃遁兄弟孰非父母兄弟孰非弟而弟孰
非兄也是故聖人公義以制禮循理以明道公義以
制禮五服兄弟之子猶子是也兄弟同出於父母兄
弟之子有異是不同其同也故以其義而服之猶子
猶之云者非類似之云也一而已矣者也兄弟之子

而一兄弟其可知也循理以明道者孝友二字常連
言之而復總交於孝合二於一若成王夫子之言是
也父母所當孝也父母一體之分而有不友不恭非
所謂孝者也兄之視弟悌然其父母之體也弟之視
兄儼然其父母之容也兄而不友弟而不恭非所謂
孝者也俱存無故出入膝下何樂如之不幸死生之
隔則夫朝夕出入升降室堂與夫秋霜露既降春雨
露既濡之際躊躕顧瞻兄弟即父母也此而不友不
恭是未嘗有得於天命而爲人也是故孝而后能友
友而后能孝成王夫子之言循理以明道也建之中

溪水吉陳君碩夫右司紫芝先生長子也其弟穎夫繼二親早世碩夫痛之子其二子教育備至穎夫無恙穎夫即二親也穎夫不幸二子即穎夫也原其心目之所注固皆率性盡心事親齊家之事亦由讀書務學之勤故其心常存而自不能已者如此也 闕

題跋

書文安余氏家集跋高宗臨樂毅論

岳飛劉錡豈不勝樂毅殺飛廢錡豈有一毫不共戴天之心雖仕於宋者亦不肯爲此言但嘿而已可也爲此言者無是非之心矣寢苦枕戈之子乃有暇臨

羲之帖百年中無識其非者安得不淪胥以亡

又書所跋朱德莊策問

此篇純是不識文公四書但見其盛行而不敢毀之耳文公四書與太極圖通書說如一鼎和羹脉理貫通氣味如一無此是而彼非此善而彼惡相反而不相入者也是則皆是非則皆非一人之手豈有二義今湯東澗乃以語孟爲百世不可刊中庸大學其傳不遠南塘未知何人云獨敬論語則是於朱之孟子中庸大學不敬也朱德莊不信中庸大學又圖書主劉氏不用朱說則於語孟猶以爲是也四書理也圖

書亦理也理一也以晦翁之精詣且復勞心盡精四五十年反出後輩下哉是其一而不是其一則與其所是者胥為不識耳趙君鴈守師說未足論文安余氏乃以諸公之非中庸大學圖書而不用其說者謂之知文公知者知其心識其道會其言而無疑者也非之不用其說而以為知文安余氏是亦妄人也已

書後出師表

前表是建興五年三月初出屯漢中所上蓋自先主死後治國練兵數年力完計審始圖大舉故其言皆實根本明大義之事後表是明年十二月出兵圍陳

倉所上是年春自漢中初出為馬謖不守節度敗于街亭有乖本謀復退而整兵以規再舉雖志正氣充初無所損而國小民疲日月逾邁瓜牙之用如趙雲者復漸消滅其事益切於初出故其言比前表為獨急魏之君臣才智短長雖在筭中無復可慮然徃徃自托於驚下惟一以大義不可不明先主之托不可不盡力民窮兵疲不可以坐定而結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兩言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蓋萬世之為人臣子任人付托之令甲董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此表盡之街亭敗後趙雲

猶在此表之上相去十月耳而雲已死先主平生崎
嶇相與腹心俱盡此孔明之所以感切激發而不能
安居也

曾雪笠詩跋

日來天地愛精華特甚間得之者橫溢不禁而蘖於
詩其蒼顏秀色巉岩橫絕峻峭成削清冷輕細優裕
綺麗出於豪放希効咀嚼調理者多可喜甚者可愕
也蘇黃王陳以降朱文公擢歌感興之外惟陳簡齋
陸放翁與近來諸公以兒女視晚唐然大抵山林丘
壑四時風雨死生窮達慢悔戲謔善徒玩世不恭仰

且助欲長怨求其棲留惻隱顧念本原未能與風雅
同聲音而畧可同情思者百未一二也且多虞慮把
握不肯一字一句放寬勞心費氣短拙反生不悟少
陵康節信手揮灑任意縱橫不愁淺俗不畏譏誚而
卓絕之奇自出其中宏大之局自見其首尾也雪笠
曾元伯詩名久矣一日過余於丘叔文氏始見其人
與詩皆於適然漫爾之中出新語於四時之中有天
下慮問惟一篇作謔語而反為天下之大戒亦復無
傲無虐是可不墜發性情止禮義之緒矣喜而為之
道梗槩

書蔡清逸平山窮民卷後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歷七十二國不合死於宋
畏於匡不食於陳蔡死無子爲之喪惟一孤孫吾嘗
問諸鳴濠溟漠皆不知蓋事當然理宜有雖天地亦
無如之何也夫不齊者理也陽一而陰二亦理也吾
之赫赫明明優優洋洋者堯舜孔顏一也獨六七尺
軀所以寄是者則爲一治一亂之主張是者分受當
其時彼主張是者亦無意焉故吾亦當以主張是者
之心爲心不可容喜愠於其間也雖比干伯夷之糜
棄顏冉之疾病鄧伯道羊叔子之無子孫以至於岩

穴處卒泪沒不聞如荷篠荷簣至今不知其爲何
人者亦事理當然主張是者與我皆不得而與也清
逸蔡君之窮窮矣文不第行不遭變故家室子孫不
保不足異獨惟君五雛皆羽毛楚楚向天望雲未變
奪其二變失其三居然爲堯文王所哀民此無足異
也未濟男之窮也否剝君子之道消也夫子以來如
清逸君者何限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故在於陳蔡陳
蔡者天以夫子教萬世也此則主張是者之所與所
謂赫赫明明優優洋洋否之所以不亂群而困之所
以遂志也塞馬復來令威當歸三子方少壯一旦來

歸如朱買臣長卿世父業如過尚可待萬一有不然
清逸未始不清且逸也氣之厚薄時之否泰吾與堯
舜伊周分受之猶兪之共承父事鞠躬盡瘁而不
知有他也故為清逸君者示吾赫赫明明優優洋洋
行不加窮不損者存否何如耳而何暇乎其他

書尚古堂

語言文字在天下皆日用在聖賢或為降心從俗之
言武王周公去亶父三世而以古稱之夫子去文王
五百年而謂其時為中古夫亶父古則后稷公劉魏
矣文王為中古則夏商為上古乎置堯舜於何世田

夫野人由不知習不察知不及百年視不出百里
燥時事如隔千代父母猶在而慢之以為昔之人世
俗之卑蓋亦其情其勢然也萬世一日萬人一心千
歲千里若合符節而世之人以封德彝之自視宇宙
雖異才英發如眉山蘇亦謂古人俎豆之器鄉舉里
選學校之制不可行於今獨閔西張子謂井里不數
年可復明道先生謂聖人不易唯椅卓匕筯昔者疑
之今也信之吾徒居今戴者天履者地見聞者日月
風雲雷霆雨露山河海嶽草木鳥獸日用者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無一物非古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四肢百體髮毛爪甲無一體非古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衣不古而身古冠履不古而首足古以古身衣古衣以古首足冠古冠履古履何不可者闕建陽劉純父家有堂曰尚古其先君子名之晦翁書之中圮純父新之疊山謝公記之繇世俗觀之三君子者古也純父今也此岐山之陽柞棫之中松栢之下占莎雞候鳴鴟美暄芹者之議論也周公豈其然乎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康侯胡公之論讀者竒之余謂其未足竒也面前物無一不古晨鐘所發皆羲皇上也

高克舜孔頴而甘出其下是欲斷天地日月闕

書建陽宋君嗣事

事有古無其例但有得於道而可以質於天則不期而衆善皆備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有可以爲百世事事有無其舊而得於道者是乃人心不測之妙用天理旁行之實地權而不離乎經異而不害其同者也予於建陽宋氏見之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直可以爲百世祀備則備矣而亦不離於道而已先哲之言曰不爲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此自古以來仁人君子之常心得於天地生物之心

而不能自己者也伊川養魚記有云生汝誠吾心汝
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所謂萬類者人
為大也所謂吾心將奈何者時不遇道不行不得遂
其同胞吾與之心自人以及物也李充稱魏成云食
祿萬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魏成在戰國體法四豪
而古之君子其用心蓋未始不然事父母奉祭祀育
妻子此外苟有萬鍾周公之富必欲使天下皆無飢
寒但有原思為宰之祿亦欲推其餘以及鄰里鄉黨
此非有所為而內交要譽以為之也夫天下無難處
之事而君子無自私之心造化有不齊之運而人道

有裁成之宜繼者人之理也得其理而氣自隨生者
心之道也行吾心則身不死是故貴乎裁也建陽宋
君本延平謝氏幼為宋之子由經禮論之則出於後
世以為人後之禮律之則君之於宋盡心焉耳矣事
喪葬祭一毫無闕得於繼之理矣年七十無子而兩
家之事復皆然於是謀之於心揆之於道以宋之幼
為宋之後婿之子為謝之嗣闕

書喜神

天地父母與爾箇人爾豈可自為獸盡人得爾之似
箇人爾既得爾之真豈可自為獸然則何以體其受

乎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